

泰蕾兹·拉甘

[法]左拉著



百花洲译丛



泰蕾兹·拉甘

〔法〕左拉著 韩沪麟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5.1

EMILE ZOLA

THERESE RAQUIN

根据法国FASQUELLE出版社1955年版本译出

泰 蕾 兹 · 拉 甘

〔法〕左 拉 著

韩 沪 麟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 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7.666 印张 15万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30册

统一书号：1011·478

定价：1.60元

第二版序言

我曾天真地认为，这部小说可以免去序言了。我生性直言不讳，即使对我写的东西里最微小的细节也从不放过，我希望自己能被正确理解和评价，无需事先作出什么解释。看来似乎我错了。

评论界以粗暴和气愤的调门迎接了这本书。某些正人君子在同样一本正经的报纸上装腔作势，表示厌恶，仿佛要用火钳把它扔进火里去似的。有些文学小册子，每天晚上传播别人的私隐和风流艳事，居然也捂住鼻子，大喊齷齪和闻到腐臭味了。我丝毫不抱怨这种欢迎的态度，相反，我确信我的同行的神经竟象少女那么过敏而窃自暗喜。显然，我的作品该由我的批评家评议，他们可以觉得它恶心，而我是无可奈何的。我所抱怨的，是那些读着《泰蕾兹·拉甘》脸红的腼腆的记者之中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这部小说。倘若他们早先理解了，也许他们的脸会红得更厉害，但是，如果我这时能看见他们反感得在情在理的话，至少，我的内心还能

得到满足哩。一些正直的作家也在吵吵嚷嚷，侈谈道德沦丧；但当我确信，他们本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大喊大叫时，世上就没有比听见他们的喧嚣声更令人气愤的了。

因此，我得亲自把我的作品呈交给我的批评家。我呈交时只是附带几句话，这仅仅是为了避免往后招来什么误解。

在《泰蕾兹·拉甘》里，我想研究人的内在素质，而不是外部性格特征。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含义。我选择的一些人物都是完完全全受他们的神经和血型支配的，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由他们躯体的生理本能带动的。泰蕾兹和洛朗是衣冠禽兽，如此而已。我想方设法步步深入，观察这两个野蛮人情欲的潜在作用，本能的冲动，以及每一次精神危机之后出现的大脑机能的失调。我书中的这两个主人公的爱情只是生理的需要；他们所犯下的谋杀罪行是通奸的结果，他们接受这样一个后果，就如狼杀戮绵羊那样心安理得；最后，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所谓的悔改，实际上只是一次器官紊乱的结果，一次濒于崩溃的神经系统的反叛。他们一点灵魂也没有，对此，我感到非常满意，既然我愿意是这样的。

我希望，人们一开始得明白，首先，我有一个科学的目标。当我的两个主人公——泰蕾兹和洛朗

被塑造成功后，我乐于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加以解答：这样，我就试着能对这两个气质不同的人物之间的离奇的结合作出解释，我表现出一个多血质的男子在与一个神经质女子打交道时所产生的深深的困惑。请读者细心地读这部小说吧，你们将会看见每一章都对心理上的奇异现象作了研究。总之，我只有一个愿望：假设存在着一个坚强的男人和一个贪欲的女人，在他们身上寻找其兽性，甚至只看其兽性的一面，把他们投入到剧烈的戏剧冲突之中，并且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俩的感觉和行为。我只是在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尸体上进行的解剖工作。

你们也该承认，当我做完了这么一项工作，全身还沉浸在追求真实所带来的巨大的享受之中时，众人却纷纷指责我写此书的唯一目的是描绘一幅幅淫秽的画面，我听了心里是多么不好受啊。有些画家画裸体像，本人毫无欲念，一旦某位批评家声称这些作品中活生生的肉体玷污了他们的心灵时，这些画家惊置不已。我的情形与他们相仿。每当我在写《泰蕾兹·拉甘》时，我就忘记了周围一切，我整个身心都在描摹生活中种种准确而微小的细节，全神贯注地去分析人的机械本能，这时，我向你们担保，对我而言，泰蕾兹和洛朗残忍的爱情没有什么伤风败俗的，没有什么能诱发我产生邪恶的情

欲。假设一个画家面前横卧着一个裸女，他只是想着如何把这个女人的形体和色彩真实地移植到他的画布上，这时，在画家的眼中，人的七情六欲消失了，我与他一样，我的主人公的人情味也不复存在了。因此，当我听说有人把我的作品看成是污泥秽血、垃圾和罪恶的渊藪时，我真是惊诧莫名了：我能说得清么？我谙熟批评界的一套玩意儿，我本人就玩过；然而，我得承认，从四面八方来的攻击却多少有点儿使我不知所措了。怎么啦！即使不说捍卫它的话，居然没有一个同事能讲解这本书！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泰蕾兹·拉甘》的作者是一个可鄙的歇斯底里狂，他以描绘色情为乐趣”；在这部大合唱中，我期待着有一个人回答说：“啊！不，这位作者只是一个心理分析专家，他在腐败的社会里是可以忘掉自我的，不过，他只是象医生在梯形教室上课时忘掉自我那样忘记自身的存在。”但我却失望了。

请你们注意，我毫不为这部作品乞求舆论界的同情，照他们说法，这部作品与他们精细的感官相悖。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我惊讶的，仅仅是我的同事把我说成是一个文学败类，他们见多识广，本该看上十页书便明白小说家的意图何在，现在，我只是卑谦地哀求他们在将来实事求是地看待我，并且实事求是地与我讨论我这个人。

其实，正确理解《泰蕾兹·拉甘》要立足于客观和分析的立场上，并且向我指出我真正的错误所在，这本是一件易事，无需捡起一把泥土，并以道德的名义把它扔在我脸上。这仅仅需要在评论上有一点智慧和一些总体的思考。对待科学，斥之以不道德，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否不道德，但我承认，我可从未关心过把它写得干净些或肮脏些。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从未想过把正人君子们在本书里发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写进去；就是我每写一个场面，甚至是最狂热的一些场面时，也只是带着科学家的好奇心理去写的；就是我不认为我的批评家会在本书里找到一页真正的不堪入目的内容。我没有为那些印数动辄上万的粉红色小册子和描绘一些艳闻秘事的读者准备什么，那些对《泰蕾兹·拉甘》所反映的真实感到恶心的报纸却热衷于推荐这一类书。

一些咒语，许多糊涂文章，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关于我的作品的全部内容。在这里，我说出这句话是心平气和的，就如同一个朋友某一天私下问我，对批评界对我所持的态度有什么想法时，我也会这样对他说的。我曾向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抱怨同情我的人太少了，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以致以后没人会理睬您，您没有用几分钟时间与一个傻瓜交谈而

不让他明白他确是一个傻瓜的本领。”此话大概有其道理；我指责批评界不聪明时，我感到犯了错误，可我不能克制住不对他们的狭隘偏见、盲目的断语和混乱的思维表示蔑视。当然啦，我指的是一般的评论家，他们以所有愚蠢的文学偏见评论作品，不能站在广义的人性高度上评论，而这正是理解一部人道作品所应该持有的观点。我从没见过如此拙劣的表现。小小的批评界借《泰蕾兹·拉甘》面世的机会对我挥舞的几拳，如同以往一样落了空。他们主要打得不在实处，他们为一个浓妆艳抹的女戏子的蹦蹦跳跳喝彩，然后却冲着一次心理研究大嚷不道德；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想懂，只要他们傻头傻脑地惊呆了，自发地要打人，他们总是会只管往前打去的。无缘无故地挨人打是令人沮丧的。现在，乱拳象瓦块似地纷纷朝我头上落下，我还不知其原因；有时，我悔不当初真的写一些色情的东西，这样，我觉得，我挨一顿揍，罪有应得，也许心里还好受些。

当今，只有两、三个人才能读懂、评论我的这本书。我心甘情愿聆听他们的教诲，我相信，他们在未洞悉我的意图，正确估价我努力的结果之前是不会信口开河的。他们懂得自爱，不会大发文学上的道德和贞操的空洞的滥调；在这艺术上自由的时代，他们会承认我有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利，他们只

是要求我写出有良知的作品，并且知道，愚昧只能对文学的尊严有害。可以肯定地说，我在《泰蕾兹·拉甘》中所孜孜以求的科学实验不会使他们措手不及；他们从中可以发现现代的方法和通常的探查的手段，本世纪正醉心于此以便洞察未来。不论他们的结论如何，他们会接受我的出发点，并且接受对人的气质以及对在环境和条件的压力下，人的官能深刻变化的研究。这样，我便遇见了真正的评论家，遇见了一些诚心诚意地追求真理、不要孩子气、不会故作羞态、看见赤裸裸、活生生的解剖切片也想不到表现出恶心的样子的人了。真诚的研究象火一样净化一切。眼下，我正饶有兴味地想象法庭是什么样子，当然啦，在法庭面前，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将为它召唤来全部严肃的批评，我倒真希望这部作品从法庭上下来时被涂满了黑杠子。不过，这样的话，我至少可以深深地庆幸自己所做的受到评论而不是自己没有做的被横加指点。

现在，我仿佛听见更新了科学、历史和文学的伟大、系统、自然主义的批评界的判决了：“《泰蕾兹·拉甘》对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作出了研究；诚然，现代生活的戏剧没那么恐惧和疯狂，而是更轻松些。这样的状况是本书的次要方面。作者想把自己观察到的细节点滴不漏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全书显得更加紧张和惊心动魄；另一方面，这部作品

没有具备心理分析小说所要求的明快的风格。总之，作家如要现在写出一部好作品，他就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社会，描绘它的各种变化着的侧面，尤其要运用一种清晰而自然的语言。”

我本想用三言两语回报那些由于天真和不真诚而引起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攻击，而我现在觉得，我该先与我自己交谈，当我长时间握笔沉思时，我常是这样的。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我知道读者不喜欢我这样做。倘若我有决心和闲暇写一篇宣言的话，也许我会捍卫一位记者在提到《泰蕾兹·拉甘》时所宣称的“腐朽的文学”。再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有幸成为自然主义作家群中的一员，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干劲写出一些优秀的作品，作品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某些评论过于偏颇，才会逼使小说家去写序文。既然我喜欢明了透彻，不慎写了一篇序言，我现在请求那些聪明的人原谅我，他们要看清事物的本质，本来无需别人在大白天给他们点燃一盏明灯的。

埃米尔·左拉

1

在盖内戈街的尽头，倘若您是从码头上来，您就会见到新桥长廊。这是一条狭长而晦暗的走廊，从玛扎里纳街一直延伸到赛纳河街。这条长廊至多有三十步长、两步来宽；地面上铺着淡黄色磨损、破裂的石板，时时散发着刺鼻难闻的潮湿味；尖顶玻璃天棚盖住了长廊，上面积满了污垢，显得黑乎乎的。

在夏日的晴天，当骄阳灼烧着街道时，透过肮脏的玻璃天棚，一道苍白的光在长廊上无力地蔓延开来。若是遇上冬季的坏天气，在雾濛濛的清晨，从玻璃天棚投到粘湿的石板上的，就只是一片猥琐而邈远的夜色了。

左首，一些阴暗、低矮、象是被压垮了的店铺半埋在地下，从地下室里不时冒出一阵阵逼人的寒气。这儿开着旧书店、玩具店和纸板店。陈列的商品都蒙上了一层尘埃，灰不溜秋的，在昏暗中毫无生气地躺着。由一块块小方玻璃组成的橱窗，折射

出浅绿色的光，离奇古怪地照在这些商品上。再往里看，在货架的后面，黑沉沉的店铺却象一个个阴森、凄凉的洞穴，里面蠕动着奇形怪状的东西。

在右首，沿着整条长廊，砌着一排墙。对面的小店主，把狭长的货架靠墙放着，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商品，一些早在二十年前就无人问津的老古董，一顺溜地摆在货架细长的木板上，木板都漆上了非常难看的棕色。一位专卖假首饰的女店主占有了一个货架，货架上有一只桃心木制成的盒子，盒子上铺着一层蓝色的丝绒，店主人精心地在里面摆上了一些只值十五个苏^①的戒指。在玻璃天棚的上面，乌黑的墙继续上砌，墙面马马虎虎地抹上了一道泥灰，象是染上了麻风似的，疤痕累累。

新桥长廊可不是散步的胜地。人们取道这里，只是为了免走弯路、节省几分钟而已。路过这儿的都是一些忙忙碌碌的人，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快点儿抄近赶路。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看到系着围裙的小伙计、带着活儿的女工、腋下夹着大小包盒的男男女女，还有一些老头儿，他们在从玻璃顶棚外投进来的黯淡暮色中移动着缓慢的步伐，以及一群群幼小的孩子，他们放学来到这里奔跑喧闹，木屐在石板上敲得震天响。从早到晚，石板路上响着清脆、急促、凌乱的脚步声，令人心烦意乱；没有人

^①法国辅币名，相当于二分之一法郎。

说话，也没有谁停留下来，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低着头，急匆匆地赶路，对店铺不扫一眼。偶尔，如有过路行人在店铺主的货架前站定，这些小老板便会神色不安地望着他们。

傍晚，三盏煤气灯透过方形、笨重的灯罩，照耀着长廊。这些煤气灯嘴挂在玻璃灯罩里，在上面投下了淡淡的黄褐色光斑，又在周围洒下了一圈圈晕白的光芒，摇摇曳曳，仿佛随时都要熄灭似的。长廊确实象一个凶多吉少的危险之地，巨大的阴影铺盖在石板上，街头吹来了湿润的风，它就象是三盏吊丧的灯隐隐约约照着的一条地下甬道。有煤气灯给他们的橱窗送来一些暗淡的光照明，这些店铺主也就心满意足了。铺子里，他们仅仅点亮了一盏带着灯罩的灯，把它放在帐台的一角，这样，过路人就能分辨出这些在白天都显得阴森森的洞穴里摆设的东西。在一顺排黑洞洞的铺面上，有一家纸板店的橱窗在闪烁：两盏页片形的灯放射出黄橙橙的火焰穿破了黑暗。此外，在另一头，一支蜡烛插在叶片状的玻璃罩里，以它星星点点的烛光照亮了一只假首饰盒。店铺的女主人在柜台的里端打瞌睡，双手插在她的披肩里。

几年前，在这家店铺的对面，也有一家小店，铺子里暗绿护墙板的所有缝隙里散发着湿气味儿。在又长又窄的一块木板招牌上，黑色的字母拼成了

一行字：妇女服饰用品商店，而在一扇玻璃门上用红色的字母，写着一位妇人的名字：泰蕾兹·拉甘。在门的两边，玻璃橱窗向后深深地凹进去，橱窗内衬着蓝色的纸。

就是大白天，在半明半暗的朦胧的光线下，行人也仅能看清陈列的商品而已。

一边，摆着一些零星的织物，如筒状的褶裥罗纱无沿帽，两三个法郎就能买一顶；平纹细布的衣袖和衣领；还有一些手工针织品，长短袜和背带。每件东西都已泛黄，并且皱巴巴的，孤零零地挂在铁钩上。这样，看起来橱窗里好象塞满了白花花的破布碎片，在透明的夜色中显得十分凄凉。有几顶崭新的帽子现着耀眼的白色，在橱窗板上的蓝纸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出。一根金属杆的上下，挂着有色的袜子，仿佛在平纹细布的灰白色和浅色的基调上，加上了几点暗淡的色彩。

在另一边，在一面更为狭小的橱窗里，分层陈列着一团团绿色毛线、缝在白卡纸上的黑钮子、各种尺寸和颜色的盒子、带淡蓝色圆衬垫的缀着钢珠的线网、一束束毛线针、针织样品、一卷卷饰带，总之，是一大堆黯然失色的物品，它们躺在这儿大概已有五、六年了吧。尘土和潮湿已经腐蚀了这个货架，而放在这货架上的所有物品也都慢慢失去了光泽，变成了污秽的灰色。

夏天，将近中午时，烈日以其赤橙的火焰灼烧着广场和街道，在另一扇橱窗里的帽子后面，路人可以看清一位神色庄重，脸色苍白的少妇的侧面。在阴暗的店铺里，大致显露出了她的身影。她额头低而干瘪，连着一根尖细的鼻梁，嘴唇就是淡红色的薄薄两片，下巴短而刚劲有力，由一条精巧而丰腴的曲线和头颈相连。身体为阴影遮没，看不清，只有脸部显现出来，脸色苍白无光，一只睁得大大的黑眼珠子嵌在里面，仿佛不堪忍受深褐色厚密的头发重压似的。在两顶无沿女帽之间，她能心平气和地坐上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潮湿的金属架已在这两顶帽子上留下了斑斑锈迹。

晚上，掌灯时分，可以看清店铺里的模样。这家铺子门面宽，但并不太深，在一端有一张小小的帐台；在另一端，一架螺旋形楼梯通向二楼。四周贴着墙排列着玻璃橱窗、货架、一排排未加工的纸板。四张椅子和一张桌子算是全部家具了，整个房间显得很空，冷冰冰的。打成包的商品紧紧地挤在角落里，包装纸虽是五颜六色很花哨，但堆放得倒很整齐。

通常，在帐台后面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就是侧影端庄的少妇；另一个是老太太，她在瞌睡时都带着笑。后者大约有六十岁上下，灯光下，她那张平静而肥厚的脸也变白了。一只硕大的虎斑猫蹲在帐

台一角，望着她打瞌睡。

在帐台下面，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三十岁左右，他不是在读书便是与少妇低声交谈。这个人长得瘦小、孱弱，举止有气无力，他的浅黄色头发毫无光泽，胡须稀少，脸上布满了红斑斑，他的模样有点象被宠惯了的、病态的孩子。

十点钟不到一点儿，老太太醒了，于是他们关上店铺门，全家上楼就寝。虎斑猫鼻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跟在它的主人后面，每上一级楼梯，就把头向栏杆磨蹭一下。

二层楼的居室共三间，楼梯直通餐室兼会客室。餐室的左首是一个壁龛，壁龛里有一只陶瓷火炉；对面，摆了一张餐橱；沿着墙壁摆了一排椅子，一张没有铺台布的圆餐桌位于餐室中央。在里端的一层玻璃后面，就是一间黑漆漆的厨房。在餐室的两侧，各有一间卧室。

老太太抱吻了她的儿子和媳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猫就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睡下了。这对夫妇进了自己的卧室。这间卧室另有一扇门通长廊的那道楼梯，中间经过一条狭长、阴暗的小小过道。

丈夫老是在发烧，浑身打颤，先上床睡了。少妇打开窗户，把外边的百叶窗关上。她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对面是一面粗粗涂着泥灰的高大、黝黑的墙壁，它高出长廊并继续在升高。她的目光在这面